



值得中学生珍藏的 优秀短篇小说



主 编◎袁炳发
分册主编◎陈 蕾 李冬娟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值得中学生珍藏的 优秀短篇小说

主 编 袁炳发
分册主编 陈 蕾 李冬娟

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值得中学生珍藏的优秀短篇小说 / 袁炳发主编. -- 长春 :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3.2

(盛世华章. 第3辑)

ISBN 978-7-5385-7271-1

I. ①值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世界
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21654号

盛世华章 第三辑

值得中学生珍藏的优秀短篇小说

出 版 人	李文学
策 划	师晓晖
主 编	袁炳发
责任编辑	于德北 徐 铮
摄 影	张守智
封面绘图	那继永
开 本	787mm × 1092mm 1 / 16
印 张	12.5
字 数	160千字
版 次	2013年2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邮 编	130021
电 话	0431-85640624
网 址	www.bfes.cn
印 刷	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85-7271-1

定价：25.5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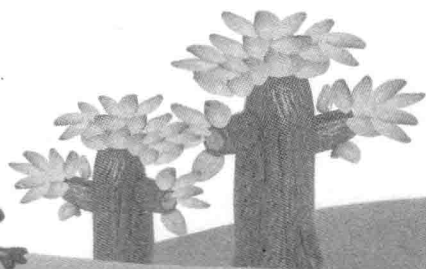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：0431-85644810



目 录

Contents

- 1 | 结 婚 / 高 君
- 20 | 神 会 / 金仁顺
- 35 | 学 者 出 行 / 孙春平
- 44 | 去 铁 岭 / 夏鲁平
- 53 | 公园里发生了什么 / 王怀宇
- 65 | 受 罚 / 陈晓雷
- 70 | 加油! 加油! / 聂鑫森
- 78 | 最后半小时 / 罗伟章
- 92 | 两个人的旅行 / 徐 岩
- 112 | 冬 天 / 何凯旋
- 126 | 爹在那一头 / 宋 杨
- 135 | 信 物 / 程继武
- 147 | 没有如约归来的夏天 / 纪洪平
- 162 | 赤 胆 熊 心 / 雪 归
- 170 | 乡村的少年 / 祝小惠
- 177 | 自 杀 事 件 / 于德北
- 187 | 红 房 子 / 袁炳发



于美人站在地边张口缓气。如今，庄稼都让化肥喂得不叫玩意儿了，就说这玉米，株行之间密得就像筛子眼儿，腰杆却壮得像小树。眼看就要开镰了，棒子都熟透了，叶子却还油汪汪的，绿得叫人心烦。于美人想，得好好运口气，里面就跟蒸笼差不多，冷不丁钻进去，能憋自己一个倒仰。另外，还得注意点儿，指不定哪穗熟透的棒子掉下来，就跟一块生铁砣子似的，一下准能把自己掬个半死。



结 婚

文 / 高 君



秋天一天天明亮起来，于美人觉得自己的胸襟就像山间日渐疏朗的树林，那种透彻简直没法儿说。

秋分这天，她一大早起来，烧了一大锅热水，把院子中央两只酒坛里外又仔仔细细刷了一遍，收拾完屋子，洗了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，然后，等不及消了霜和露水，太阳刚一冒红，她就背上背篓出发了。

整个夏天，她如同一只孵蛋的老母鸡，几乎足不出户。梨花沟差不多没人看见她，看不见不等于不知道，可于美人觉得，自己就像一件被丢进仓库没用的老器物，让人给忘了。不过，对于这点，她却表现得相当大度，不仅不计较，还颇有点暗自窃喜和享受的成分在里边。

多清净！巴不得呢。

没法儿对话，一群俗物。

每年夏天总有那么一阵儿，于美人由一个热心勤快的小老太太，突然就变成一个居高临下，甚至傲慢无礼的千金大小姐。中间几乎没有过渡，就像变脸和心血来潮。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，全凭自己的心情。她把自己幽闭起来，真的就像千金大小姐一样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脸上挂着冷漠而高傲的表情，不但油瓶子倒了都不扶一下，甚至连吃喝都是在床上进行。

于美人在看书。

确切地说，是在读和重读一堆五花八门的书和报纸。之所以重读，一是没那么多新的，二是看过后忘了。最主要的是，有些内容当时还没吃准、吃透——这就更需要重读了，即便不这样，重读也是没错的，温故而知新嘛。所以，于美人并不抱怨没新的可看，也不抱怨自己的记性——不光是服老，而是她发现，现在的年轻人记性还没自己好呢。比如大愣媳妇王淑芬，雨天不是忘了盖酱缸，就是忘了抱柴火，要么就到处丢东西，像个落蛋鸡一样；比如自己的孙女梨花，在外打工，三五个月不回来一趟，每次临走都嘱咐又嘱咐，结果还是忘记给她买书报。买回来的尽是花花绿绿的吃喝和穿戴的，她又不是饭桶和吃货，又不是老妖精。再说那些吃的，新鲜得吓人，能吃吗？都说一万遍了，越好看的东西越不能吃，脏不说，是有毒。现在的人，都长了一副贼胆儿，啥都敢往吃里面整，回头连死孩子都要啃两口。

于美人虚岁九十了。梨花沟跟她岁数相仿的那一茬人早就没了，就连晚一辈的也所剩无几了。而这个老太太就像一棵禁倒的歪脖子树，一直晃悠到现在。关于她的身世来历，也渐次成谜，没人能够说得清楚，说得详细。从老辈人那儿传出的讯息，如今被岁月零落得就跟瞎话或传说一样——六十多年前，一艘大船靠在梨花沟码头，下来仨女的，像是一老妈子带着娘俩，那娘俩老的半身不遂，小的是疯子。后来，女儿的病好了，可人却一直没嫁——与之相比，现在人更关心的是她的寿数，日子好了，都想多活些年头呢。

——我的天，她一个人差不多活了我们两辈子！前世积了什么德？

屯里的老少夫妻每每拌嘴或吵架，女方大致都会说出这等话来：

“看看人家于美人，孤老杆儿活得长，再瞅瞅咱，多儿多女多冤家！”

活该怨自己想不开，像老于太太那样就对了，一辈子就当老姑娘，清静不说，还积了阳寿呢。

跟自己计划的一样，于美人把所有书报逐字逐句重读完，尤其是把那些曾经没吃准吃透的东西，又反复、细细地咀嚼和咂摸一遍后，秋天正好如约而至。

仿佛一夜之间，山上浓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绿就被溶解和稀释了，变成一疙瘩青一疙瘩黄，一疙瘩灰一疙瘩红。江水蓝得像天，清得如婴孩的眼白，一些小涟漪宛若小肉包子上的皱褶，透亮极了。

于美人特地起了一个早——说出来都有点儿不好意思呢，自打年轻时起，自己就一直睡懒觉——先从床上撤离，小火炕已经烧热乎了，收拢书报，它们在头天晚上被一张一页展平，在褥子底下压了一宿，连边角上的小折痕都不见了；慢慢擦拭一只铜骨蟒蛇皮罩台灯；把已经洗好、同样在褥子底下压了一宿的家纺粗棉格子布床单叠成更小的方块，加了包樟脑丸，然

后，依次把它们放进一只银锁柳编皮包角的手提箱里。

现在，于美人满脑子都是书报上的东西。她不得不克制一下，克制的方法依次是坐定、闭眼、晃晃脑瓜、再晃晃脑瓜，样子就像鸭子上了河岸之后抖搂毛，一会儿工夫她下地开始干体力活。这是她一辈子的做派。事实上，那些东西并没被抖搂掉，而是暂时被搁置，或储存起来。就像饱餐之后上套的老牛，反刍得腾出清闲工夫。不同的是，一个是被逼无奈的自然选择，一个则是主动而为之。具体地说，读书看报相当于于美人的一顿精神大餐，而眼下的体力活只是个过渡，相当于换脑，而反刍则要放到稍后进行，这才是于美人真正享受的，也是先于此前一切，早就被计划和安排好了的。

过渡期，于美人显得四平八稳，不慌不忙。就像一下一下剥开裹着宝贝的外包装，还像已知的幸福到来前，故意延长的等待。

先是搞卫生，屋里院外，具体到每个犄角旮旯；然后是洗涮，连一块抹布都不放过。待一切达到她满意后，才开始接触正题——差人先去乡里副食品商店买回五十斤上好的冰糖和绵白糖，比例为3：2；又把两只差不多和自己一般高、口小肚大的坛子搬到院子，里外仔仔细细刷干净，注满清水。

差的人春天时重另转包是于美人一晌半地的承租户大愣。为此于美人经过一秋一冬的思量，最后才痛下决心决定的。如今，种地国家给补贴，粮价比兔子蹿得还快，想包地的人拿鞭子赶都赶不过来，租金也自然是水涨船高。原来的承租户大张还以为于美人是想涨价，又不好直说，才玩这一套呢。可给涨价也不行。又想，是平常哪样亏待了这老太太？也没有。于是心底就更加疑惑了。在外人眼里，于美人把地原价转包给大愣，若不是发善心，那就纯粹是摔铁锅卖铁，自找亏吃。好在这老太太一辈子做事都不按常理出牌，风一阵雨一阵，想一出是一出，所以大伙儿除了疑惑，并不奇怪。

大愣是屯子老户，地本来挺多，可搬了两回家，地就折腾得差不多了。

他人生得憨，脑子似乎也憨，既不愿舍力，也不愿舍财。凡事用到他，必得点到他脑瓜门上，而且说一样干一样，就像挤牙膏。这对遇事喜欢旁敲侧击和点到为止的于美人来说，尤其受不了——行事看脸，听话听音，凡事都是一层窗户纸，捅破就没意思了，被动不说，还等于把话把儿留给了人家——还有他媳妇王淑芬，也是一个榆木疙瘩，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。

比如，开春下种前，于美人挎个小篮子去地边地角转，每次都转上个把时辰。遇见人搭话，就说：想养几只下蛋鸡呢，瞅瞅现在这地让农药给祸害的，除了庄稼啥都不长，哪有鸡吃的东西呀。若以前，前脚进门，后脚大张媳妇就会送过来一些鸡蛋。现在几乎都当着王淑芬的面念叨了，却连一个鸡蛋的影儿也没见着。再比如，以前秋天，于美人往地头一站，说：瞧这玉米秆长得，比我的大腿都粗，我可掰不断，冬天咋烧火做饭哪！然后还没等到冬天，家里的大样子垛就长高了一截。现在看，这招儿肯定也不灵了。

后来于美人这样安慰自己，凡事有得必有失，人和人不一样。这年头，自己亲儿，你管人要东西，就是明说，没准儿人家还会装糊涂呢。而且现在，于美人最大的体会是，人老了，有啥都不如身边有个“小支使”，花钱有时还找不着人呢。两家毕竟挨得近些。所以，心情好时——比方说现在，看着大愣为自己忙里忙外的样子，于美人就不计较其他了。大愣虽憨，却不傻，这时候说话也放开了不少：

你们识字人说话就爱绕乎，看似说东，实是指西。

给自己留个回旋余地，免得热脸碰个冷屁股。

就像考脑筋急转弯，一时半会儿都转不过来。

就是转过来也可以装糊涂。

瞅你这老太太说的，我是说怕耽误事呢……你这是要酿酒吧，又是给梨花酿喜酒？

于美人皱了皱眉头。

我是说，这么多，是给梨花酿喜酒吧……

于美人笑了，说，大愣呀，以后遇事你要再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我可饶不了你。

大愣这时就真的有点糊涂了。

于美人确实是要酿酒，而且是要给自己小心肝儿梨花酿喜酒。准备工作做完，于美人开始研究酿酒方子。其实这些她早都烂熟于心了，因为年年酿，可最后都自己喝了。今年不同了，是给外人喝。俗话说，好东西自己吃那是填粪坑，给外人吃那是留名声，老了老了可不能丢手艺啊。想到这儿，于美人激动得简直都要坐不住了，恨不得立马背篓上山去，可不行，还得再等等——头伏托番（覆盆子）二伏杏，八月核桃十月梨，挂霜的葡萄那才叫透心甜呢。

秋分这天早晨，梨花沟下了第一场霜。

头一天于美人又收拾了一遍仓房和鸡舍，直到感觉自己快要散架了，才爬上炕睡了。清早，还没睁眼，就觉吸到嗓子眼的空气与往日有些不同，凉哇哇湿乎乎的，那风是从窗缝漏进来的，一开始她还以为是昨晚下了一场雨呢，咂摸一下，觉得不是，于是她一骨碌爬起来，凑近窗户：我的乖乖，真是盼啥来啥呢，我的小心肝儿，这回八成能动真格的了，看来过年时，真没白让她搬那个藏在小缸里的荤油坛子呢。

初霜让梨花沟江岸变成了一块巨大的毛毡子，浓雾在江上翻涌，江宛如烧开的锅。园子里就像长了一层毛，而那两只大坛子，盛的仿佛不是清水，而是浓盐水，浓得沁出来，让它浑身结满盐花。

这会儿，太阳有一尺高了。于美人弄湿了半截裤腿，坐在南山坡小道一

棵倒木上休息。

她看着身边自己的玉米地，又想到大愣。说心里话，自己把地包给他，的确有那么一点儿同情，和两家挨得近的因素在，可最重要的原因，是这两口子日子过得和顺，差不多就是夫唱妇随，想想，连抠门和木的乎的都一样呢。相反，大张两口子虽为人处世讲究和敞亮，可日子过得就是不消停，成天鸡飞狗跳，盆碗起空，三天一大打两天一小打，就差没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了。这还不算，偏偏那媳妇还和梨花走得近，这都因为租地的缘故，你来我往，一来二去，不近也近了。这就了不得了。

现在，于美人开始倒嚼似的回想起书报上的话。

——那上面说，对从小被遗弃的孩子来说，婚姻就像一道伤口和疤，是难迈的一个坎。他们对婚姻会产生本能的抵触、抗拒，甚至厌恶。

这，于美人能理解，说白了，就是父母没开好头，没打好底，没起表率 and 榜样作用，属上梁不正，臭肉把好肉给拐带了。

——这样的孩子，若后天再成长在一个残缺或不和睦的家庭，再受到周围亲人或朋友糟糕婚姻经历的不良暗示，那么，对他们无疑是雪上加霜，这会让他们对婚姻彻底恐惧和绝望，从而患上一种叫做“恐婚症”的病。

这，有些于美人也能理解，比如，说受周围不好婚姻影响，说白了，就是杀鸡把猴儿给吓着了。本来心里就有阴影，再成天看着这样的家庭，不光是雪上加霜，简直就是往伤口上撒盐呢。更让于美人生气的是，就当着她的面，那大张媳妇就不止一次地对梨花说，千万别结婚，结婚有什么好，傻瓜才结婚呢，你看看这老活祖宗，再看看我，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我早把肠子悔青了！这是什么话，是奉承，还是在揭人短？话说了，就是夸，自己也半点儿不领情呢，劝还劝不迭呢，怎么能帮倒忙使反劲儿呢？这个娘们儿，可真是一点儿也不懂别人的心！她可不想让梨花当老姑

娘，宁可不要上门女婿。

而有些于美人则不大理解了。话说了，又不是医生给人看病，怎么能这么说，而且把话说得这么肯定？这不是一竿子捅到底，一棒子打死人吗？还真有点儿像坏心眼的医生想开贵药之前，先板着脸吓唬病人的意思呢。尤其是里面的某些话，竟有几分点化自己、指责自己的味道呢。啥叫残缺呀，那叫宁缺毋滥。这不是在全盘否定和抹煞自己吗？自己一把屎一把尿、血一点汗一点地把人给拉扯大，星星月亮地捧着，心疼胆疼地呵着，还供到念完初中呢。照这么一说，自己不但功劳苦劳全没有，还反倒成了罪人。这不是把好心说成驴肝肺，拿着狗屎当干粮吗？

而且，于美人讨厌“恐婚”这个说法，啥叫恐婚啊，结不结婚那是想和不想、愿意和不愿意的事儿，怎么能叫“恐”呢？现在的人说话可真是越来越不负责任了，嘴上连个把门的都没有，满嘴跑舌头只图快乐嘴。话说回来，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叫病啊，说白了，恐不就是怕么，怕怎么能是病呢，怕的东西多了，怕后怕黑怕鬼怕神怕狼怕虎都不是病，偏偏怕结婚就是病，真是狗戴嚼子胡勒。病都是被人叫出来的，不叫啥事儿没有，一叫，那就是鬼魂附体，想抖搂那可就难了。

同样，于美人也讨厌“剩女”这个说法，啥叫剩女啊，亘古以来只听说有剩男还没听说有剩女的呢！这不是倒反天罡吗？怎么现在啥都是反的呢？再说了，男的说说也就罢了，那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，发发牢骚出出怨气找找平衡。可连女的也这么说，于美人就越发不理解了，这是啥年头呢，人都开始自己糟践自己，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了，竟还拿这当乐事儿，真是屎壳郎跳秤盘——不自（知）重，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个脸！

于美人生气了，扑扑屁股，走了。

太阳两尺高的时候，于美人来到半山腰。要去目的地，她得先穿过一片玉米地。

本来，玉米地中间有一条毛道。可现在，别说地中间了，就连地和地之间的荒隔，所有沟沟岔岔、边边棱棱，全都开成了地。就差自家灶坑和屁眼儿没种上了！自从种地给补贴，粮价往上蹿，地就成了蜜蜂耙耙，有的人为了半垄地就能翻脸打起来，真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。于美人叹息道。早些年，撂荒地到处都是，别的不说，就说山菜，每年除了冬天，春夏秋三季那是陈的接新的，吃都吃不完。那时候，沟帮两沿儿，山梨树密密麻麻，山葡萄一架挨着一架，现在可倒好，就剩梨花沟这个虚名了，话说回来，若那时，自己还不用走这么远的道呢。

就这个窝子，还是自己头两年采的呢。若不是远和背人，恐怕早被人给抢了先。其实，梨花沟大部分人都知道，尤其是那些绕山驾岭放牛的老爷们和爱跑山的老娘们儿，他们知道了，还能有几个不知道的？何况，这老太太还给留了记号呢。春天，树叶刚刚伸巴掌，隔老远就看见那些梨树丫和葡萄藤上系着的红线绳，人们会心知肚明地一笑，这个老活祖宗，这不是捂耳朵说话和不打自招嘛。于是，回去告诉自家大人孩子，某某地儿的梨、某某地儿的葡萄，一个、一嘟噜都不许动，就是馋掉大牙也不许动！

于美人站在地边张口缓气。如今，庄稼都让化肥喂得不叫玩意儿了，就说这玉米，株行之间密得就像筛子眼儿，腰杆却壮得像小树。眼看就要开镰了，棒子都熟透了，叶子却还油汪汪的，绿得叫人心烦。于美人想，得好好运气，里面就跟蒸笼差不多，冷不丁钻进去，能憋自己一个倒仰。另外，还得注意点儿，指不定哪穗熟透的棒子掉下来，就跟一块生铁砣子似的，一下准能把自己掬个半死。

由于准备充分，上述两种情况均没发生。发生的是另一种情况。

于美人猫着腰，侧棱着膀子，尽量缩紧身子骨，她本来就长得瘦小，这样一来，就愈发显得小了，因此顺着地垄沟基本上没大乖着（碰着）玉米秆，当然玉米秆也就没大乖着她，棒子因此也没掉下来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潜伏在玉米秆上的活物们没大受影响，直到近得几乎就要撞上了，它们才迫不得已逃活路，是一公一母两只花野鸡，它们先后扑棱棱一跃而起，没撞着于美人，却把她吓了一个大腚墩儿！于美人坐在地上好半天才缓过神儿来，这几年收缴了猎枪，大牲口没见着，倒让这帮玩意儿泛滥起来了！

这个死崽子！钻出玉米地，于美人边扑拉身子边骂道，她骂的显然不是花野鸡，而是自己的心肝儿梨花，一般大的丫头早都成孩子妈了，轮到她，这婚瞪眼就结不上了——连对象都不处，跟谁结呀！唉，自己真是给气糊涂啦。话说了，就算不结婚，对象也得处吧，恋爱也得谈吧，虽说这不是一辈子唯一的一件事儿，可却是一辈子重要的一件事呀。实在不行，哪怕是结完再离呢……唉唉，自己这是说啥呢，老了老了咋还变得不要脸，咋还成了乌鸦嘴，这不是咒念自己的孙女吗，看来自己确实是给气糊涂啦。

还怨自己这么说呢，都不敢提这茬儿，一提就跟刀按脖子上似的，要么扭身就走，要么一句话能把你给顶南墙上去：

结婚能当饭吃啊，能救人命啊？你一辈子没结婚，不照样挺好的嘛！

听听，什么话？这不是在堵自己的嘴吗？堵嘴不算，还像是在点化自己呢，看来自己真的快成罪人了，若她一辈子不结婚，还真成了自己的责任了。

我可担当不起，你要是不结婚，我死后一万辈儿都得挨人骂。

为啥呀？

没带好头，没打好底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

梨花愣了一下，过来搂住她，宝贝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人家不是舍不

得你嘛。

舍不得就给我招个上门女婿。

人家还没玩够呢，你不是说结婚就是小牛上套拉车吗？得拉一辈子呢。

天生就是拉车的料，不拉车留着干啥，挨刀啊？

得得，你可别吓唬我，本来我就害怕。

怕？怕噎着就不吃饭了？怕尿炕就不睡觉了？怕死还都活着呢，说白了，就因为怕死，才更得好好活着，人这辈子就活一回，该吃的苦得吃，该遭的罪得遭，该享的福得享，酸甜苦辣咸都得挨着尝一遍，才没算白托生一回，到了才能闭上眼睛。

宝贝儿，那你一辈子可就太亏啦！

亏？我亏啥？

梨花立即搂紧于美人，一连声宝贝儿宝贝儿地叫着。

你真以为我没给你带好头打好底呀？

得了得了宝贝儿，咱不唠这个了，下趟俺给你领回来一个就是了！

真的？

真的……

再骗我你是小狗。

行，我是小狗……

不行，得拉钩儿！

现在，太阳有一竿高了，露水已经散尽，于美人的裤腿差不多也干了。她坐在山梁小道一个老木墩上休息。一侧是像画一样连绵伸展的群山，一侧是树木掩映下的松花江水。离那两架葡萄已经不远了，那片山梨树也近在咫尺，一缕缕小风骑着山梁铺满落叶的小道跑，提前送来了它们芬芳的气息。

这一刻，于美人望景生情，心下感慨。

山水依旧，人却老了，想想，还真像一眨巴眼的工夫。那个依山傍水的镇子，三进三出的院落，一大家子上下几十口人，一阵乱枪，一场大火，转眼就什么都没了。人不知死，鸟不知亡，人这辈子谁也不知最后会落到哪步田地，能活着就是捡了天大的便宜。可来年这个时候，自己还能不能活着？说来，人这一辈子过得可真是快呀，就像这花花草草，才绿了几天，红了几天哪，眨眼就黄了，枯了。书上说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；光阴好比河中水，只能流去不流回。老话讲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；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说白了，就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所以，好时候得珍惜呢，该做的事得抓紧做呢，要不自己能这么催这丫崽子吗？说到底，就是怕她老来后悔呢。

绕了一圈，最后，于美人的思绪又落到梨花结婚这件事上。

尤其是最近两年，这件事几乎成了她的一块心病。自打春天那次拉完钩，于美人的心就更加放不下了。到了夏天，不知是忧虑的，还是真的中暑，她一下子就病倒了。她让大愣给梨花打电话，并放出狠话，说这回再不把对象给领回来，以后就再也看不到她了！

还别说，这回梨花还真把对象给领回来了！

听说老太太中暑，梨花心下一急，顺嘴说道，做床啊，我不早就说了吗，夏天火炕多热啊。于美人见到自己的小心肝儿，尤其是见了一表人才的小伙，病一下好了七分，但毕竟年岁太大，刚站起来又颤巍巍坐下，话却回得及时，谁做呀？他，他做。梨花鬼使神差，信口说道，他就是做木工活的。乖乖，怪不得不着急呢，原来是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边，看来自己的话还真是没白说，到头来还真找了一个有手艺的人哪。就是啊，啥都没有手艺值钱，除了手艺，啥能陪人一辈子？何况谁也抢不去夺不去。这时，于美人的病

差不多就全好了。她晃晃悠悠下地，打开那只银锁柳编皮包角的手提箱，取出一把黄铜钥匙，晃晃悠悠进了仓房，打开一只小板柜，竟然拿出一整套做木工活的家什，锛、刨、斧、锯，还有一只拉线墨斗，又找了一包钉子。然后于美人扑了扑手，就像完成一项使命似的透了一口长气，看着小伙说，开始吧，完了都拿去！然后撂下发呆的三个人，竟腿脚利索地走了出去。

大愣说，这是谁的东西……我是说，这可都是老玩意儿……

梨花说，你管那么多干吗，快想想怎么干活得了。

大愣转向小伙，我给你打下手，听你吆喝。

小伙面露难色地看着梨花，你光说让我来救急，没说做床啊。

这不是话赶话赶的吗，得了别废话了，杀人杀个死救人救个活，不就是做个床吗，又不是做柜做沙发。

大愣说，可老太太挑活儿挑得很呢。

没事儿，有我搪着呢。

于是，三人拉开架势，开始做床。

就是于美人后来睡的那张。三人花了一天零半宿工夫才宣告完成。说来简易粗糙得让于美人伤心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壮硕的灶台。床脚和横梁分别是几段原汁原味的松树干，连最细的横梁都要比于美人的小腿粗。床板倒是好，是于美人压箱底的存货，独木红松板，一米二宽，七厘米厚。

开始，于美人在一旁晃晃悠悠，活像一个监工。

她问梨花，你们这是在做床吗？

梨花说，是啊，纯天然绿色产品，纯手工制作。

大愣在推刨子，一言不发。

于美人说，床？你在给谁做床？

梨花说，千金大小姐。